

新安縣志卷十四

三續
四

序

文類之六
計八首

藝文志第四

理學雲浦孟先生年譜序

明邑令

王

鉉

吉水人

鉉也無似幼侍先君庭訓竊聞性學之旨稍知嚮往慨慕
倪洛代有名賢而姍表南臯鄒先生居平極稱新安雲浦
孟先生者理學真儒也示以遺集語語道德奧詮卓為後
學正的恨縮地無能不獲親炙模範蓋景仰者久之乙卯
拜王命來蒞茲邑而先生鶴駕有年矣鉉展拜祠下徘徊
不置愴然九原之不可作也為之監碑以崇其瞻仰已而
復從令嗣一誠得先生年譜則知先生自總丱便已識趣

不凡津津志道長受學於西川尤先生之門暨興海內諸
大儒上下其議論而究質辨詰獨得心印直遡濂洛關閩
以上接孔孟真傳者當先生之立朝也廉平峻潔公忠亮
直絕不依傍門戶而一段正大猷為悉自心學流出逮謝
銓政歸而養采深道采宏屹然為世山斗所謂中行獨復
之君子者乎大都先生生平以倫常為標以篤誠為修以
正直為學問之本以禮義為進退之準而是譜一筆繪出
譬繪麟者雖不能繪性之仁亦可以想其仁繪蘭者雖不
能繪韻之馨亦可以想其馨此先生高足武部惺所王公

所謂輯譜意也鉉不敏捧而讀之恍若親炙模範慰所聞
於鄒先生者而向所慨慕則又幸居是邦從後死者尸祝
名賢敢不私自淑艾以期無墜先訓也乎亟以此譜壽諸
梓無傳焉先生諱化鯉字叔龍雲浦其號也起家庚辰進
士

裴蘆院先生年譜序

國朝

吳昌

全椒人

歲在庚午當賓興安邑王夫子新安裴夫子奉

使南來諸生中有知裴夫子者言前此為溧令秉清修之
節政尚嚴明末三年以循吏行取意其人必英年而蹕

厲者也及榜後曷受知兩夫子偕同人進謁王夫子則
神駿英偉裴夫子乃耆碩淵靜對之儼若神明知其所
養必深而尚未識其學問淵源所自來也辛未曷供事
承明數侍夫子教得其在官之清學術之正越明年而
夫子已引疾告歸甲申秋以壽終適其長子淵公以行
述來訃乃盡見其學之有所師承曷竊從諸同門後以
向所聞於士大夫及夫子素所論說共成年譜譜成副
廁以公諸世曷乃作而嘆曰蓋聞嵩嶽之在天中蜿蜒
磅礴騎奔雲矗諸山環列勢若星拱雄長五岳乃乾坤

秀粹之所鍾而英賢孕育之所自也是故生甫及申見
頌於周詩杜密於漢擒虎於隋長孫姚張韋元於唐呂
富於宋其德業巍巍傳諸後世皆其地之所產也逮二
程夫子上接濂溪下開閩繼千載絕學炳焉與洙泗
同風猗歟盛哉自是而後理學之傳代不乏人當明盛
時洛閩之學幾晦蝕於姚江其後曹月川起於澠而程
朱益尊季年孟雲浦呂明德振於新皆嵩高之正氣含
弘亭毒以間出者也夫子生於茲土秉中嶽之精年未
弱冠即向往月川服膺孟呂以接二程之緒內蘊厥德

外慎於行是故宅心宏而習事熟其動也罔括其酬物也不滯然為人淵夷恭謹不事表暴實踐躬行未嘗挂諸其口雖及門之士非久與處不能深窺其所負挾也行年四十始成名六十始受事溧陽至則擊斷撫綏並行黠吏奸胥從旁竊睨咸縮首吐舌相誠不敢舞文行私與上官議論其有関民生大計可否是非輒侃侃獨持堅不可奪以故未滿三載即應特薦夫以溧之難治當己未庚申之日江南政以賄成而夫子獨以廉吏得邀異數益見直道之在人心且其時名公鉅卿咸為誦

揚不置誠非偶然也比受事部曹皎然出同官上典試
江南得人稱盛夫子曰吾可以報

朝廷矣未幾移疾去夫子嘗有飄然物外之想在部曹多
齟齬不合知夫子者率稱其道德政事卓然可觀而夫
子坦坦于于不見畦畛不矯為文貌益率真任質無所
塗飾自喜不愆於素志云家食時益厲貞介之行樹孝
友之聲諄詳訓誨以扶進人才易俗移風為已任蓋根
諸性而非矯徵之事業而不虛剖藩籬破形骸與人同
歸於善而已夫子少而憂患長而艱苦跡其生平得意

之時無幾而奔走勞瘁者且過半是天蓋以患難艱辛
堅其學術耳然而見之行事者泰山之毫末卷而懷之
者良弩之千鈞吾黨觀夫子報國之言讀是譜也知山
川之生人不易而抑思所以繼夫子之志也夫

青要集序

少司農 呂履恒 邑人

青要見山經所謂帝之密都有黃花赤實者其南為橫山
先祠在焉家弟天益居之因名其集憶予弱冠時天益方
舞象勺嘗秋夕分韻有月遲羣宿動天迥一峰孤之句爾
時已日懾氣歎嘆後生之可畏矣其後游息鄉校互治制

舉業先大人每奇天益謂予質鈍或簸揚在前斯幸矣庚
午先公棄不肖兄弟予以饑驅將遊梁宋聞天益亦就食
秦隴臨岐泫然相戒曰斯邁斯征無忝所生因拈斯義相
與款歔者久之其自隴寄予詩益秀發沉寂非所及也思
先祖父以明德亮節達於家邦子若孫不克志其大者遠
者姑戔戔焉文辭是尚其不類實甚尚敢顰幌之相為揚
摧乎哉顧有可自解者言心聲也氣志役也言以足志不
違於心君子尚之吾行老矣僅得一命天益亦屢躋春官
度無可自表異乃包匭其草具刪存若干首付剗厠氏因

念古人伯仲間並軌齊驅尚已其或地望相掩弟何遽不
如兄者亦所在多有班孟堅一代史才仲升頡頏以奇功
其文辭具在表奏皆有奇氣程伯子吟風弄月正叔涵養
以謹嚴蘇子瞻文如潮湧子由以簡質勝之其人皆紹絕
學賦仙才非世儒所及他若王維之有縉皇甫冉之有曾
亦庶幾焉杜少陵之弟曰豐占觀穎具見集中弟勸兄酬
之際之四人者緊豈漫無所述造今已不少概見湮沒而
不彰可勝嘆哉意古人授書以不律傳誦為艱抑或過於
矜重不輕以示人是以後世無聞焉耳今天益之詩方深

造未已予不能量其所底也即其所詣亦既章章矣婁江
王虹友曰元素源流七子機杼一新天益性靈獨運已具
內穎鴻材予於七子集固未遑周閱而氣體或近之至其
與吾天益獨知之契也請質之海內詞人必有篤論

古文六宗序

呂履恒

王子崑繩論次周漢六家古文而尊之曰宗呂子讀而序
之曰大哉文乎原於天賦於人而聚於其所宗宗之為言
總也如網在綱有條理始終也是故百川宗河海四岳宗
崑崙學人宗賢賢宗聖聖宗天天不言聖人繼其志而述

之則文章可得而聞也是故仲尼祖堯舜孟氏學孔子宗其道而文在茲焉四教首文六經為衆說郭大哉文乎經天緯地沐日浴月登山觀海而後知游其門者難為言也亦云得其意而已六家者曰左曰孟曰莊曰騷曰國策曰馬自孟而外其言不必悉軌於道而其致極文章之能事說者謂邱明親受業於孔子依經而立傳變謹嚴為浮誇肉質而文不相悖也鄒魯接跡厥有七篇處戰國而言仁義非策士所知然國策之文春秋以後之史籍存焉若魯連王斗顏觸諸人獨不得聖人為依歸耳要亦一時之傑

也莊生屈氏皆楚之文人其文有發憤任達之不同而兼
具美善麗則恢奇如五嶽之表有峨眉四瀆之週震以稗
海極域外之觀矣龍門史記自附於孔子之春秋言雖大
而非夸其文雋潔班范不及也要之文以載道道以範文
正言之不足而寓言之非心知其意無以觀其會通綜其
典要此王子所謂獨觀其大而舉為百家之宗也與或曰
文章之法自唐宋始備舍八家而宗周漢李北地之所以
見譏於震川也予曰不然八家者宗夫六宗者也昌黎宗
孟子廬陵宗史記眉山宗國策河東臨川南豐皆原本經

術而各自為宗後世亦宗之譬之柘主有百世不祧者有
五世遞遷者因苗裔而忘胙氏之始本支紊矣其何能祀
詎和宗其所宗者之不克收族耶詎知所宗者尚有所祖
而為胙氏之自來耶夫聖人吐辭為經經則大矣文亦非
小技善學者由六宗而上溯六經以求聖人之意可以修
辭可以立誠技也進乎道矣此又王子之志而有待夫學
者之自得云

周易淺解序

宮詹
學士 耿介
登封人

昔者聖人思有以治萬世之天下必先有以正萬世之人

心使人心正則天下得其治而聖人憂世之心始慰此易之所由作也蓋自包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蘊義理于占筮之中吾夫子贊易則發揮義理而兼占筮作為十翼用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納斯世于寡過之域故三聖之書至夫子而大備秦漢以來或泥于術數而不得其融通之理或流于虛寂而不行其中正之極易之道于是始晦有宋周子特表太極圖以太極為陰陽五行萬物之本而貫之以一誠程子易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邵子深悟畫前

之易而以天時人事互相考驗朱子則有本義有啟蒙發
圖書經緯之藏闡天地生成之秘明奇偶象數之原推揲
著求卦之法使人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觀象玩辭
觀變玩占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以為用舍從違之準嘗
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夫天地之易
吾心之易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誠能一動一靜仁以為本體義以為
裁制則吾心之易合乎天地之易將有吉無凶有得無失
有善無惡風俗還于質樸氣運臻于淳古人心正而天下